

# 苏州博物馆西馆建成开放 江南文化新地标精彩亮相

周缘



宋钧窑月白釉钵。

图 拉摄

## 述说吴地悠久历史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”，这是很多人对苏州的第一印象。但苏州并不只有温柔秀美的一面，苏博西馆一层的“纯粹江南”通史陈列展现了更丰富、更多面的城市性格。良渚先民手里的泥质黑陶、魏晋名士口中的莼鲈风味、隋唐百姓耳畔的运河桨声、吴门画派笔下的山水清晖……一件件展品从“城、史、人”三个方面连缀起苏州上万年的文化脉络。

苏州历史陈列的策展人李军说，遴选文物有两个标准，一是能体现重大历史事件，二是文物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“吴钩重辉”单元中，一柄青铜剑闪着凛冽寒光，剑身、剑格鎏金，剑首留有镶嵌玉石的残痕。这把吴王余昧剑是目前所见先秦兵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，剑身上75字的铭文涉及寿梦、余祭、余昧3位吴王以及吴越楚之间的3场战争。古兵器背后，多媒体装置上的刀光剑影和金属丝绕制的人物塑像让人想起“专诸刺王僚”“要离刺庆忌”等吴国刺客故事，反映了吴人早期的高武传统。



春秋时期吴王余昧剑（局部）。图 拉摄

千年之后，范仲淹在苏州创办了宋代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地方官办学府，为苏州的文运昌盛奠定了基础。“府学初开”单元展出了一枚玉龟纽印，白文印面，凿刻篆体“范仲淹印”四字，字体端正舒朗，古拙朴厚。旁边的梅花窗下，展示着一份五色花绫造卷，这是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宋哲宗任命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“聘书”。这份造卷为研究北宋官诰制式提供了范本，也是范氏一族人才济济的见证。

展厅里集中展示了苏州地区数十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，如天宝墩汉墓、黑松林三国墓、张家黄巷西晋遗址、太仓樊村泾遗址等。虎丘黑松林地区自1997年以来发掘出多座三国墓葬，极有可能是孙吴王室墓。黑松林墓出土的石兽座插、石案、动态展示的线刻石屏与孙坚孙策墓中出土的石门楣、石花窗等，共同复原出一个东汉三国时期的生活空间。2016年发现的太仓樊村泾遗址，出土了150吨元代中晚期龙泉窑瓷器，数量惊人，填补了苏南地区元代大型遗址的空白。“海丝新证”单元里，青釉八卦纹瓷炉、白釉点褐高足杯等外销瓷层层排列，实证苏州太仓港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

在“书画苏州——馆藏历代书画特展”中，苏博镇馆之宝《七君子图》时隔数年再次与观众见面。长卷上，赵天裕、柯九思、赵原、顾安、张绅、吴镇6位元代名家绘制的7幅墨竹图一一铺陈，或蒙茸蓬勃，或刚劲爽利，堪称一部元代墨竹简史。《七君子图》是苏州顾氏过云楼旧藏，从顾家为其所作的考证来看，这件作品自清代以来流传有序，正是江南文脉连绵不断的缩影。

## 呈现精美苏作工艺

走入二楼“技忆苏州”展厅，透过太湖石形状的镂空隔断，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白玉大象映入眼帘。

漫步于苏州博物馆西馆内，随处可见阳光在灰色墙面上投射出的斑驳光影。长长的玻璃廊道串联起10个盒子型建筑，呼应了苏州古城水陆并行的格局，将古典幽雅的意境与现代设计感融为一体。

9月底，坐落于江苏苏州狮子山下的苏州博物馆西馆启动试运行，其展陈面积是本馆的4倍，包括苏州历史陈列馆、苏作工艺馆、国际合作馆、书画厅、苏色生活馆和探索体验馆等，展出文物2000余件（套），力图打造一座兼具江南气质与国际视野的文化新地标。



近代琴鼓丝弦乐器小摆件。

周缘摄

帘。这是苏博馆藏玉器中的名品，运用浮雕、线刻、立体圆雕等多种技法，将一整块硕大的和田玉籽料雕琢为一头体态肥硕、长鼻翻卷的大象。一名童子攀伏在大象身上，左手拿着树枝，右手拿着菊花，憨态可掬。“戏象”谐音“吉祥”，有“富贵吉祥、太平有象”的美好寓意。

《天工开物》云“良玉虽集京师，工巧则推苏郡”，足见苏州制玉工艺领先于时，而明代流行的乌骨泥金扇亦以苏州所制为最佳。天青色展墙开出一道月洞门，门内展开一把光彩夺目的明代折扇。它出土于无锡薛氏夫妇合葬墓中女棺，竹骨纤巧，髹乌漆并施雨金，扇面黑地，上面装饰着大小错落的金色菱形和三角形图案，历经数百年仍熠熠生辉。

苏州制造“凡金银琉璃绮彩锦绣之属，无不极其精巧”，“苏作”成为高品质手作的代名词。苏作工艺馆分为三个部分：“雕玲珑”单元中，陆子冈款玉雕、朱三松款竹雕、顾二娘款端砚等，展现了玉石竹木牙角雕各个门类名家辈出；“琢绮丽”单元中，简约如明式家具，绚丽如桃花坞年画，典雅如紫檀镶嵌金丝鸟笼，体现了苏州人对诗意生活的追求；“绣华彩”单元中，苏绣服饰、缂丝图轴、宋锦纹样，尽显江南织绣的绮丽精巧。

琳琅满目的展品带来视觉上的享受，金银首饰的环佩叮当、丝竹管弦的宛转悠扬，则让展厅中的观众仿佛置身于繁华的古街巷。



明洒金折扇。

周缘摄

“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些民俗类文物进行展示，它们虽然级别不高，但能生动地反映江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和生活状态。”策展人许洁说。一套近代琴鼓丝弦乐器摆件小巧玲珑、宛然若真，以紫翡、碧玉、芙蓉石等材料制作成古琴、琵琶、锣、鼓等24件迷你乐器。这套摆件与虎丘牌红木二胡、三弦等乐器实物相映成趣，展示了苏州发达的民族乐器制作工艺。

苏州乐器制作工艺的发展，与明清时期戏曲盛行不无关系。当时大户人家遇婚丧嫁娶，常请“堂名”即小型清唱戏班到家中，临时搭起舞台演奏昆曲，舞台拆卸后的物件装在箱内，方便肩挑，故称“堂名担”。展厅中有一件民国时期民间艺人制作的红木雕“堂名灯担”，形制似重檐楼榭，装有各色玻璃彩灯，集榫卯、雕刻、簪花等多种工艺于一身。如今，这种“堂名担”存世较少，制作如此精美的更为罕见。

千百年来，苏州工艺薪火相传，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苏作工艺馆除了展示宋元以来的古代艺术珍品，还呈现了不少当代艺术佳作，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喜制作的青玉觚《气》、邢伟中设计的“拙政园”官扇等，让人感受到匠心的传承与技艺的创新。

## 发挥寓教于乐功能

国庆假期，苏博西馆的探索体验馆成为孩子们的天堂。馆内营造了一座“漂浮的姑苏城”，双塔、吴门桥、苏州织造府等用滑梯连接起来，孩子们在这里自由穿梭，学苏州方言，听苏州童谣，玩榫卯拼装，赏园林小品。

探索体验馆位于地下一层，面积达4500平方米，是3-12岁孩子们的专属空间。在沙地模拟的考古现场，孩子们化身“小小考古学家”，亲手挖出3D打印的“文物”；在“好奇柜”前，可以看到满墙的动物化石、标本和模型，感受不同学科、不同文明的碰撞。苏博西馆更加突出博物馆的教育功能，通过互动游戏在孩子们心中撒下学习历史、欣赏艺术的种子。

二楼的国际合作馆中，复刻的万神庙穹顶和罗马柱把观众带回西方古典时代。作为开馆特别展，“罗马：城市与帝国”展呈现了大型雕塑、工艺品、绘画、金银饰等267件古罗马文物。这是大英博物馆古罗马藏品在亚洲首次集中展出，此后两馆将围绕“世界文明”这一主线，接连推出系列展览。

“立江南，观世界”是苏州博物馆全新的办馆理念。苏州博物馆党总支书记、常务副馆长谢晓婷介绍，西馆在定位上与本馆错位发展，“本馆位于姑苏区的历史文化街区，聚焦江南文化的展示，而西馆位于高新区，拥有更大的场地去策划原创展览并引进国内外知名博物馆展览，力求成为世界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体验中心。”

苏博忠王府馆区内有一架古朴虬劲的紫藤，是400多年前吴门画坛领袖文徵明亲手栽种。2006年，建筑大师贝聿铭以亲手挑选的紫藤嫁接“文藤”，为苏博茶室盖起一片荫翠。而今，一株经过特殊处理的文藤被移入苏博西馆展厅中，与几何形屋顶共同构成一处极具设计感的景观，一脉相承，古意新生。借助全新的场馆平台，苏州博物馆将继续立足自身特色，为观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。



清潘西凤刻竹根长方天然式章。图 拉摄



明经络穴位针灸铜人像（局部）。刘一维摄

刘裕国

十五省市精品文物汇聚成都

## 展现博大精深中医药文化

记载疾病相关内容的商代卜辞龟甲，2000多年前的经穴人体模型，陕西何家村窖藏的唐代墨书银药盒……在成都博物馆“发现中医之美——中国传统医药文物特展”现场，来自全国15个省市、30余家单位的300余件（套）文物展品，讲述着中医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，让人大开眼界。

“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。它根植于中华文明土壤，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。”成都博物馆馆长任昕说。此次展览是在国家、省、市各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，由成都博物馆联合国内数十家相关单位群策群力推出，通过对文物的专业解读，系统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。

展览序厅概述了中医药的起源与发展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药创造和积累。广义的“中医药”除了汉族传统医药外，还包括藏族医药、蒙古族医药、维吾尔族医药、满族医药、彝族医药等众多民族医药。

在序厅里，可以看到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穴髹漆人像。这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、最完整的经穴人体模型，反映了约2200年前中国医学的发展水平。一块红底黑字的西夏文药方纸片，出土于甘肃武威，是中国境内仅有的两件西夏文医药文献之一。纸片上现存治疗伤寒和寒气的药方3首，每首以“○”隔开，分别为汤药、丸药和单方药。

展览分为“天人合一：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”“仁心仁术：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”“对症下药：本草与方剂”“手到病除：针灸等非药物疗法”“防患未然：疫病的防治”5个单元。展出文物类别多样，文献载体包括甲骨、竹简、帛书、卷纸、线装书等，实物包括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陶、瓷、玉、纺织品等。

第一单元展出的《阴阳五行》缙帛，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。此书是一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数术文献，为西汉吕后时期（公元前187-前180年）抄本，复原后全长约100厘米，宽约50厘米。展览策展人、成都博物馆民俗文物部负责人杜康介绍，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人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，中医借用阴阳五行概念来阐释人的生命现象、生理功能、病理变化及疾病诊断与治疗等，形成了以藏象、经络、精气神为核心的整体生命观。

天回医学竹简是西汉早期重要的医学文献。2012年，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三号汉墓南北底室发现了大量医简，这是迄今为止一次性出土医学竹简最多的考古发现。研究者认为，这批医简与墓中同出的经穴漆人一起反映了扁鹊、仓公的“经脉医学”体系。

中医理论运用到临床实践，就是医生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。根据治疗的对象或部位不同，中医很早就出现了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、骨伤等医学分科，并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。展览中有不少医药器具，反映了中医临床诊治的过程。



唐寿州窑茶叶末釉贴花瓷脉枕。

动脉影摄

脉枕是中医大夫诊脉时放在病人腕下起衬垫作用的器具。来自宁波博物院的青釉绞胎伏兽瓷脉枕，面呈椭圆形，中间嵌以绞胎，为褐色灵芝纹，下部以伏兽为座。此枕造型别致，釉面晶莹滋润，是唐代越窑瓷器中的珍品。

在一套中医手术器具前，许多参观者细细端详、拍照。这套器具出土于江苏江阴夏颢墓，包括平刃式铁刀、柳叶式铁刀、骨棒针、铁剪、铜镊和瓷熏罐等10余件。墓主人夏颢是明代早期著名儒医，后人称颂其“学博行善，施医惠贫，以济穷人”。这套医疗器具反映了当时中医外科手术和外治法发展水平。

从古至今，中医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明代吴有性著、日本荻元凯校正的《温疫论》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物证。《温疫论》成书于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在清康熙年间（1662-1722年）就传播到日本并出现刊本。此次展出的《温疫论》为日本明和己丑（1769年）皇都书肆尚书堂、尚德堂刻本。

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是中国最早论述中西医结合的著作，由清代唐宗海编撰。他在书中指出，西医长于“形迹”，中医长于“气化”，中西医各有短长，主张“损益乎古今”“参酌乎中外”，并试图用西医解剖、生理等知识印证中医理论。展览中的《中西汇通医书五种》是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，该丛书一函共12册，其中包括医书5种。

为配合此次展览，成都博物馆还开展网络平台互动问答活动，并举办清宫医药、考古出土医简、养生文化等主题讲座，深入浅出地科普中医药学知识。